

We are Family!

認識北藝大各學院的校狗們

【文/陳紹元】

【前言】2007年11月1號下午，初冬，天氣微涼、飄著細雨。戲劇系陳玲玲主任跟許多學生都在戲劇學院中庭花園跟老友阿牛送別，讓阿牛永眠於桂花樹下，全體師生們皆不捨得這位在深夜排練時會一直守護著大家安全的好朋友。戲劇學系與校狗服務隊一起在戲劇學院中庭為阿牛設置了一個懷念區，讓大夥們仍能不時前來弔念他。這就是北藝大的浪漫藝術家們與學生們對於生命那份關懷與熱情的表現方式，也形成了北藝大的一大特色。在校園中常可見各種動物，牠們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北藝大，也留在這美麗校園中被熱愛生命的藝術家們當做家人般照顧著。因此，本期特別製作了校狗專題報導，除了邀請大家一同來懷念阿牛，也一起來認識我們各學院的成員們，以及一群默默為校狗們服務的學生們，及他們的社團—校狗工作隊。

美術學院 土豆



我是美術系培旭助教最疼愛的公主「土豆」，今年九歲。是在去年才到北藝大來的喔！在到北藝大之前，我可是在熱情的南台灣屏東當了四年檳榔西施，守護著一大片檳榔園喔！後來生了病，培旭就趕快把我帶回身邊照顧，陪我度過生命難關。其實我一直很黏培旭，因為我從小就愛靠在他身上陪他看風景。所以現在我也天天陪著他上下班，他認真工作時我就乖乖當美術系守門人，美術系的學生也都很疼愛我，常常陪我玩。不過我比較怕生，想要跟我玩、想要撫摸我，記得要從下巴喔！如果你直接摸我的頭，我會以為你要打我，你要小心會被我咬喔！我也常常陪著培旭到行政大樓去洽談公事、傳送公文，不過我都會在外面的草原乖乖地等他忙完，陪他回系上。有好幾次我不知道培旭回系上了，動都不動的那邊傻傻地等，直到一些好心的助理姐姐打電話叫培旭來帶我回家。以後大家要是看到我在哪裡傻傻的等，記得要幫我打電話給培旭喔！！

我是一副老人臉，卻非常年輕的小白爛。2001年進劇設系報到，是大雄助教的學弟。劇設系學生們都很尊重我這個老學長，曾經有一年劇設系重大盛事—奧林匹克競賽，舞台設計主題就是「小白爛的狗屋」大賽。他們幫我設計了超棒的狗屋，但我不愛住狗屋，還是喜歡繞著全校叭叭走。每到了寒假過年期間老師、同學們每一天分成數批回來幫我「努力加餐飯」，所以每次一過完年，我都會胖一大圈。不過我也很照顧學弟妹們，只要學製週一到，大家一進工廠裝台，就不時可以見到我在工廠四周幫大家加油打氣。在這邊待這麼久，夏帆媽媽照顧我無微不至，萍萍老師也是我最喜歡的對象，因為萍萍老師總會熱切地摸摸我、陪我玩！目前則是由奕宏爸爸接棒，熱切地接送我看醫生、洗澎澎，還有兜風呢！而我最喜歡大家拍我的屁股（害羞狀），只要你陪我玩一下，我就會開心地吐舌頭回報你的。

戲劇系 丫醜



我是丫醜，也有人叫我白子。有一次到這美麗的大屯山散步時，遇到我生命中的真愛，就是那雄壯威武的阿牛。而在天地與自然的見證跟那些不懂情趣的學生的觀賞下，我們互許了終生，自此我就留在夫家，也就是你們口中的戲劇學院。自後我都一直陪伴在牛哥身邊，如同傳統的東方女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雖然很多學生以為我是牛哥的小跟班，但牛哥就是我世界的中心，我們也一起在這個地方看戲劇學系學生們搬演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直到最近我家牛哥身體漸漸不好，我也一直陪在他身邊。那天，牛哥很有骨氣地沒有吭任何一聲痛就離開，但在他身邊哭叫到不行，也有很多學生被我咬著來救我家牛哥，但牛哥還是離我而去。而大家對牛哥身後所做的一切，都讓我感動萬分，要在這邊謝謝大家。而我這孤單老人，接下來還要拜託大家多多照顧。

「咳、咳」，要訪問我，你有沒有做功課啊！！自我介紹，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我可是號稱戲劇系系狗群中的系主任—「花主任」，我平常交陪的對象可都是助理、師長輩份，學生都敬畏我三分，還叫我自我介紹。打聽一下，有哪些東西是從蘆洲遷校時一起帶過來的。我告訴你，那份財產清單裡面一定找得到「系狗小花、一隻」，你曉得不曉得啊！不時會有學生抱怨我老是在系館裡對其它系狗亂吠，在這邊要澄清一下，我是在教導系狗們做系狗的規矩、禮貌與分寸。畢竟，我那可敬的對手阿牛離開後，還有誰能跟我一起分擔這教育的工作呢！真是懷念啊！我那可敬的對手、最真摯的老友阿牛。不過也真慶幸我們可以被一群對生命有熱情與愛的藝術家們照顧著，我們才能有這麼好的生活環境。（因篇幅有限，其它未介紹之校狗，請上校狗工作隊官方網站查詢，謝謝！！）

校狗工作隊

位於關渡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內流浪狗眾多。但這些狗狗都很乖巧，甚至會自發地保護排練到深夜的女同學回宿舍，於是校內愛狗同學們便組成校內社團—校狗工作隊，照顧校狗們的健康、飲食與環境衛生問題。校狗工作隊希望能使每隻校狗都得到完善的照顧，並且讓每個人能瞭解與狗狗之間正確的相處之道。目前社團成員來自全校各系所，以戲劇系同學居多，並邀請竹圍芸林動物醫院蔡醫生擔任社團指導老師，也讓校狗們的健康受到專業照護。

校狗工作隊呼籲大家，若看到校狗進入學生餐廳、共同科教室、宿舍，為了維護每位學生的權益，請大家一起教導狗狗哪裡不能進去，用溫柔的引導方式帶領校狗們離開，懇請大家不要以驅逐、作勢攻擊的方式迫使校狗們離開。也歡迎所有愛狗的同學們，一同加入照顧校狗行列。

參與方式請參閱校狗工作隊官方網站：<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withdogs>。

劇場設計學系 小白爛



戲劇學院 阿牛



給戲劇學院-阿牛

【資料來源：戲劇學系陳玲玲主任】

1995年晚冬初春，他從橋下知行路以前賣滷肉飯的附近一路跟著達倫學長的摩托車來到了系上，白色身體有著乳牛般的黑色塊，為他贏得「阿牛」的稱呼，當之無愧。

從阿牛來了以後，系主任由當時的邱主任，後來的馬主任、陳代主任、鍾主任，乃至現在的洪主任，經歷了不少人事更迭，阿牛的一哥地位始終不變，甚至從系狗升格為校狗。乖巧、聰明的他深得人心，美術系的壯漢蹲下來和他玩；音樂系的玉女餵他便當；舞蹈系的美眉為他拍照的例子比比皆是。

結紮，去勢，閹割，不管怎麼稱呼，對一個男人來說，至少在台灣，不是個普遍的事。也許因為痛，也許記住了診所裡酒精的氣味，一位熱心的學弟帶阿牛去北投的醫院做檢查時，阿牛似乎意識到是往醫院的方向，在復興崗附近跳下摩托車而去並迅速消失在學弟視線裡，學弟發了狂般的四處尋找，仍改變不了事實：阿牛走失了。整個系突然陷入一種詭譎的低氣壓，我曾目睹芳英老師望著阿牛的食物盤怔怔出神；我曾耳聞友輝老師喃喃道：今天阿牛該洗澡了...所幸，另一位學弟的音樂系女友在北投找到了阿牛，當時沒交通工具的她，一路帶著阿牛走向系館，普天同慶。剛回來的那幾天，阿牛老實不客氣的吃了好幾頓各系送來的壓驚飯。

暑假，客家戲的緣故，我又出沒在系館，發現阿牛跛了。九月，我日形忙碌，阿牛也更顯疲態，身上腫瘤已可清楚辨識。十月，我進劇場，沒見到他了。2007年10月16日下午，阿牛被發現斷氣於系館一樓販賣機旁轉角的走廊，正是當年三米老師喊他來吃便當的地方。病痛纏身多時，時值午後，系館都是人，沒有人聽到被骨癌（於暑假時被診斷出）所苦的阿牛，嗚氣前有任何哀嚎，一個也是畢業多年的學弟說：不愧是男人中的男人。

隔天，我聞訊來到系館，得知阿牛已被送去火化。我望著這一群我不認識的助教們、學弟妹們，沒有阿牛的系館，熟悉的，只剩下部分老師和建築物本身了。走在昔日網球場、如今停車場、地理學上正式名稱為大屯山餘脈的山坡上，一陣略帶寒意的風迎面而來，突然想起袁枚《祭妹文》的最後幾個字：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